



张晓伟 著

百年 汉阳造

枪杆子
里面出政权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百年 汉阳造

张晓伟 著

1



WUHAN UNIVERSITY PRESS

武汉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百年汉阳造. 1/张晓伟著.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1. 9
ISBN 978-7-307-08751-4

I. 百…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84324 号

责任编辑:郭 静 责任校对:刘 欣 版式设计:马 佳

出版发行: 武汉大学出版社 (430072 武昌 珞珈山)
(电子邮件: cbs22@whu.edu.cn 网址: www.wdp.com.cn)

印刷: 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4.5 字数: 386 千字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7-08751-4/I · 431 定价: 52.00 元(共二册)

版权所有, 不得翻印; 凡购我社的图书,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百年 汉阳造 ①

序

孟翔勇

一口气读完了这本厚厚的《百年汉阳造》，有感于它极强的故事性与鲜明的人物性格。

很少有这种阅读快感了。

在辛亥革命百年的今天，作为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武昌首义无疑是最为具体和可感的重大事件，而百年来众说纷纭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开的对普通大众来说似乎并不重要，甚至还没有这第一枪是用的什么枪更让人感兴趣。

谁都不否认，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的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汉阳造”。

尽管作为枪支的一个品牌，“汉阳造”本身是

基于洋枪的中国“山寨”版，但它毕竟凝聚着中国人的智慧——中国人一直认为“汉阳造”就是我们中国的枪。在下也这样认为，而且理直气壮。

虽然与“汉阳造”息息相关，作者却不是在写全方位的“汉阳造”历史，也并非简单意义上的给“汉阳造”树碑立传，当然，如果是那样，就是《汉阳造志》了。作家设置了一群各具社会、政治、军事及工业背景的典型人物，所有人的心思、心血、注意力、甚至性命都与一支枪纠结在一起——正如书名。

如同小说的宣传语：一杆枪、两兄弟、仨女人——简单说来，这就是故事的脊椎，所有情节的铺陈与推进、人物形象渐趋丰满和鲜明正是这四大要素的集中体现。所谓“一杆枪”有两重含义，一是指俗称“汉阳造”步枪的整体。在世界步枪家庭中，步枪可谓品种繁多，但中国人最熟悉的也是和中国战争史关系最紧密的就是“汉阳造”，在此，“一杆枪”既泛指叫做“汉阳造”的步枪，也具体指一支特定的“汉阳造”。无论是泛指还是具指，在小说中，“汉阳造”都经历着不歇的风雨。在“汉阳造”不断改进与成型的过程中，其背后紧紧相连的是与它命运攸关的各色人物。这两者密不可分，但应该说是人的追求（且不论各自目的的迥异）在决定着“汉阳造”的命运。所以，在物质意义上，围绕着“一杆枪”，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但最为直接的是“两兄弟”。

到了小说的后半部时，我们才知道，在风风雨雨中，无论是恩还是怨，这两兄弟几乎须臾都没有脱离干系，即使当他们得知对方不是自己的亲兄弟时，这种关系几乎都没有得到改变。

“仨女人”或是与“一杆枪”有直接关系，或是因为两兄弟的缘故情愿与不情愿地间接与“一杆枪”发生着关系，同时也主动或被动地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期间既有责任，也有感情，更有爱情。

任何故事与人物的发生与发展都离不开社会这个背景，但这里说的

“大社会”确有着特殊意义。故事发生的背景是社会剧烈动荡的清末，也就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这种“大社会”背景的复杂不言而喻。

看来，作者在动笔前做了大量的案头工作，认真考虑了读者的兴趣。考虑读者，这从来都是所有作家的首要思考，但是，当代社会的特质逼迫着作家们要更加深入地研究读者，给读者最喜欢的、最大的信息量、独特的故事、独特的人物……将读者从电视前拉过来，从诡异的通俗小说中拉过来，这对任何一位想要拥有读者的作家都巨大的挑战。张晓伟先生把他所要表达的思想内涵埋在好看的故事里、鲜明的人物中，可以说，他成功了。

小说的故事环环相扣，让人不忍掩卷，这在于人物个性的鲜明——陈廷安与陈廷顺这兄弟俩从手足情深，到渐行渐远，直至刀枪相见，让人读来真实而可信，不似有些影视剧在编造兄弟反目的故事时所用的几近千篇一律的手法。即使这兄弟俩手足情深时，也会吵个不休；即使渐行渐远时，也有份兄弟之情让他们时时互为牵挂；即使在他们刀枪相见时，也不会妨碍他们之间出自心底的一声“哥哥”和“弟弟”。尤其当他们面对民族的敌人时，就可顿弃前嫌。记忆深刻的是当陈廷安以前的未婚妻云妹被日本特务杀害后、这两兄弟正是针尖对麦芒之时，两腔热血与两腔怒火汇聚成一个行动——追杀凶手！此时，所有的恩怨荡然无存，兄弟甚至将一支枪扔给赤手空拳的哥哥，为的是面对他们共同的敌人，尽管一刻钟前兄弟还在忌惮哥哥手里如果有一枝枪该是多么糟糕。

可以说，这部小说的最大价值还不在于它的故事的跌宕起伏，更在于它给我们提供了几位独特而鲜活的人物。这才是小说的最大价值。

历史的真实中或许找不到小说中的具体人物，但在真实的历史生活中，围绕着“汉阳造”确实发生了太多的故事，也有太多的人物为之努力，为之献身。如小说中“汉阳造”的研发者之一余怀庆，就有真实生活的原

型，自然，那是一种人物形象的集合。

不错的一部小说，相信我的阅读经验。

2011 年 5 月

(孟翔勇 北京大学青年作家班主任 中国青年作家协会理事长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百年 汉阳造①

目 录

引 子	/1
第一章 初登码头	/4
第二章 乱世汉阳	/40
第三章 连环圈套	/77
第四章 义愤夺枪	/118
第五章 疲于奔命	/152
第六章 情义迷乱	/201
第七章 枪祸连连	/245
第八章 险恶用心	/294
第九章 遭遇“乱党”	/337

引 子

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不仅是北京的著名景观，她所标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内容，已成为中国人民心中沉甸甸的丰碑。去过天安门广场的人们大多会在纪念碑前以庄严、敬慕之心瞻仰这座高高的纪念碑及其基座四周的浮雕。正是这些浮雕的内容如同这坚实的大理石擎起高耸的丰碑一样，构建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固的基石。

这些浮雕由以下几部分内容组成：虎门销烟（鸦片战争），金田起义（太平天国），武昌起义（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八一南昌起义，游击战（抗日战争），胜利渡长江，解放全中国（解放战争），欢迎人民解放军。这几组浮雕概括了从1840年至1949年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事件和胜利的进程。细心的人们会发现，在这些浮雕

中，多有手持刀枪者，刀者不论，枪则多是“汉阳造”，其中最少数四组浮雕出现了这个近现代中国热兵器制造初始阶段的最高品牌。确实，从辛亥革命、南昌起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直至抗美援朝，闻名遐迩的“汉阳造”都充当着重要角色。“汉阳造”在中国的知名度在于看过战争小说者几乎必然“目睹”过“汉阳造”的细节，最少会看到“汉阳造”这三个字所代表的步枪。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通过影视剧中的情节、对白与“汉阳造”相识。“汉阳造”的广告是从它诞生百年来参加了无数次大小战斗和战争开始的。它演绎了无数或主角或次角的故事，从而把“汉阳造”这三个字深植在人们的记忆中……

最为重要的是，在中国近代具有极为重要意义的辛亥革命中，“汉阳造”发挥过巨大作用。今年是辛亥革命 100 周年，当人们纪念这个伟大的日子时，不应该也不可能忘记“汉阳造”在那场伟大革命中所起到的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近代史的研究中，到底是谁打响的辛亥革命第一枪尚有争论，但无论是谁打的这第一枪，这枪和弹都是“汉阳造”却是无疑的。

其实，作为武器的“汉阳造”，后来的人们更多是特指步枪。事实上，当年汉阳兵工厂制造的武器种类繁多，其中还包括：子弹、架炮、手榴弹和指挥刀等等。

前面提到，汉阳造在中国近现代战争史中所起到的作用是无可替代的，围绕它所发生的故事也是数不胜数。

话还得从头说起。

“汉阳造”当然与汉阳这个地名紧密相关。汉阳指的是武汉三镇中的一镇。

大概没有哪个城市像武汉这么特殊，且不说什么“九省通衢”之类天下人共知的地理位置，单说一座城市由三镇组成就是全国独一无二的了。“三镇”并非行政意义上的“镇”，指的是在地理上三座互不相干的城市。“镇”在这里既有历史的也有通俗的意义。

这三镇就是武昌、汉口和汉阳，它们构成了武汉市最初的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因为三镇相距极近，无论文化还是交通、政治都密切相关。但

在武汉市这个行政称谓未出现之前，三镇在行政隶属上却时常互不相干，这常常让不知就里的人摸不着头脑。

如今的武昌是湖北省的行政机关所在地，这大概得益于铁路交通的便利，其实也承续了明清时行政机关设置地的传统，当然也和历史有关。

三国时，孙权在如今的鄂城建都，名武昌，不久后在现在的蛇山筑城，称夏口；公元280年，晋朝将江夏郡改为武昌郡，就是今天武昌城的正名之始，后又改名江夏直至清末，康熙时曾设武昌府。辛亥革命后改江夏县为武昌县。

再说汉口。汉口大约有500余年历史，始于明代成化年间的汉水改道。汉水原来从龟山南侧注入长江，成化年间其主流则从龟山北的集家嘴注入长江。汉水改道后的低洼荒洲地带，至清嘉庆年间发展成为与河南朱仙、江西景德、广东佛山并称四大名镇的汉口。鸦片战争后汉口开埠通商，英、美、俄、德、法、日在汉口设立了领事馆，开辟了租借地，此后，汉口发展迅速。

最后说汉阳。公元606年，即隋朝大业二年，改汉津县为汉阳县，汉阳名称自此开始。唐代将县治移至汉阳市区后，才迅速发展起来。如今人们知道，在当代的武汉三镇中，汉阳相对比较落后，但在清末民初，汉阳却是十分繁华，除却因为它是一个独立的行政区域之外，更在于它是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张之洞创建的汉阳铁厂以及在中国享有百年盛誉的步枪“汉阳造”均使汉阳名垂青史。

作为工业基地的汉阳，“汉阳造”这个特有名词已经不仅指汉阳造步枪，而是泛指在汉阳地区制造的所有工业产品。

1927年初，武汉国民政府将武昌与汉口（辖汉阳县）两市合并作为首都，并定名为武汉。今天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合而成的“武汉市”，其历史只有83年。

顾名思义，《百年汉阳造》里发生的故事离不开汉阳，而“汉阳造”则与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辛亥革命”紧密相关……

第一章 初登码头

1

1904 年的汉阳还是一座城。这么说的原因是当年的汉阳还有完整的城墙。

1904 年的汉阳很热闹。

在很热闹的一条大街上，一面墙上贴着花花绿绿、乱七八糟的广告、布告、寻人启事什么的。这情形要是放在今天实在是司空见惯，可在当时的中国，却是除了上海、青岛这类在列国强权的强迫下、清政府开埠通商的城市之外，难得一见的情形，它具有了现代经济与文化的特征。

汉口当初被迫开放为通商口岸之一，大量外

邦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就此涌入三镇，洋行林立、工厂多所，于是，汉口、汉阳和武昌就成了“开放”城市，百姓们对那些昔日从未见识过的洋把戏也就习以为常了。

不知是花花绿绿的广告让人们觉得好玩，还是布告的内容吸引了行人，认字、不认字的行人都拖着辫子伸着脑袋——大清男性子民的后脑勺上都拖条辫子，不同的是有的戴着瓜皮帽，有的光着头。

人群中突然吆喝着挤进两个人，一个拎着浆糊桶，一个夹着卷红纸。只见那个拎着浆糊桶的人把大刷子往那些花花绿绿的广告、布告上面一抹，“啪！”随后另一个人把一张大红纸就贴了上去。

立即，凑过来的行人又多了几个，目光齐齐投向了那张大红纸。人们不知道有啥热闹或者衙门有啥告示了。

大红纸的上方两个醒目的大字：庆贺。庆贺什么？认字的急于知道，不认字的更急得想从别人的表情中先读到什么。

凑在布告前的人们识字的不多，大多等着哪个识文断字的能读出声来，借光听听。果然就有人摇头晃脑地念了起来：“湖北枪炮厂更名为湖北兵工厂暨庆贺配套厂成立大会即日举行，诚邀各界大清子民莅临会场，以壮我国威，显我洋务之果……”落款是光绪三十年。

光绪三十年也就是距今一百多年前的1904年。

围观的人们热烈地议论着。

“听说咱湖北兵工厂这回可是全国最大的兵工厂了呢。”有人自豪地说。

“嗯，造的都是洋枪洋炮。”另一人附和道。

“这可是咱湖北汉阳造出来的呢！”这个人更加自豪。

“所以叫汉阳造呀！”

“他奶奶的，要是百八十年前咱就有汉阳造，洋人敢欺负咱们吗？”

这人的一声反问，赢得了人们的一片赞同。这期间，没人注意到有两

个人悄悄离开了人群。

那两个人上了辆停在一边有篷的洋车。

上了车的两人将两侧的布帘拉上，随后伸手拉掉了脑后的辫子——竟然是假的。

其中一个悄悄和另一个人说了一句话，却是日本话。

“间岛君，我们去哪？”

“回洋行。”那个叫间岛的人看来是个头目。

问话的那个人对拉洋车的用日语说了声：“回去！”

看起来拉洋车的是他们的同伙。洋车一溜小跑而去。

这武汉三镇（所谓武汉三镇的称谓后来才有，为了叙述方便，本人提前借用一下）不乏洋人。一百多年前的汉阳在某种意义上说比现今的汉阳热闹，当然那时一定没有现在的高楼大厦和现代化的工业区。当年京汉铁路还没有正式通车，汉水边的汉阳就成了很重要的水路码头。汉阳的下游不出十几华里就是汉口。自打 1858 年《天津条约》规定了汉口对外开放后，这里就陆续建立了英、法、德、俄、日等十二个国家的领事馆，再加上汉阳、汉口、武昌各类外国洋行和洋人开办的工厂，在三镇大街上出沒的洋人不少。百姓习惯了迎面遇到个洋人，倒是日本人和中国人长得差不多，就更没人注意了。

那辆神秘的洋车经过一个叫卖声不绝于耳的市场，市场的对面是一处挂着“汉阳 XX 巡警队”的牌子的门面。不过，那辆洋车只是经过。

“巡警”是当时警察的通称，非指当今警察中的一个警种。

那时的朝廷刚刚成立“巡警部”，是在清末官制改革中新成立的一个机构。最早的巡警雏形出现在 1900 年，那时大量外国人在京津一带驻军，清政府却不能在京津有驻军，京城周围的防务事实上已掌握在外国人的手里。1901 年“两宫”回京，袁世凯接受了京津地区的防务，但也只是形式上的。袁世凯是聪明人，不甘心这种形式上的防务，而大权却在外国人的手里，便利用一部分军队匿名成立了巡总局，美其名曰“巡警”。这是我

国最早的警察，而后来朝廷的巡警部就相当于如今的公安部了。

洋车刚过去，巡警胡三就匆匆跑进了巡警队。

巡警队内，一个短粗胖的中年人——巡警队长焦伯琛正坐在桌前刚要给自己点烟，胡三跑了进来。焦伯琛看着急匆匆的胡三，把已经点燃的火柴头儿扔掉。

焦伯琛没有等胡三张嘴就急着问：“哪出案子了?!”

焦伯琛是个很称职的警察，也很热爱他的职业。当巡警前，他是清军的下层军官，“转业”后当上了巡警，在他的“警区”，他有着很高的威望。那时威望的建立不难，只要尽心就会获得百姓的认同。而那时的巡警的职责与当今的警察几乎完全一样。

胡三气喘吁吁地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纸公文恭敬地递给焦伯琛：“队长，局里的公文。我没敢看，好像挺急。”

焦伯琛麻利地打开公文，脸色越来越严肃。

“胡三!”焦伯琛看完文件后一声厉喝。

胡三下意识地立正：“队长，属下候着呢。”

焦伯琛把手往那份文件上一按，板着脸说：“命令弟兄们，出队！有公务了!”

胡三转身刚要走，又转回身问：“队长，是啥案子?”

焦伯琛稍稍松了口气说：“哦，你是刚当上巡警，还不懂规矩呀？以后不该问的别问，咱们当警察的没案子不就没了饭碗？快去!”

“是!”胡三又转回身往外跑。

焦伯琛又把公文拿在手上，往桌上一拍，下意识地叫了声：“跑不了你!”

本来已经跑到门口的胡三一激灵，顿时站住了，他以为自己哪出了差错，小心地回头看了看焦伯琛。

“队长，我没跑，是您让我快点的呀。”

“没说你，我就这口头语。”焦伯琛苦笑着一挥手。

“哦，您有这毛病——啊，不对，这是您的口头语！”

“别烦我了，快去！”焦伯琛操起了枪。

胡三赶紧跑了出去。

虽然这胡三有点嫩，但焦伯琛还挺喜欢他。

2

一阵悠长的汽笛声传来。

人们纷纷拥向汉阳门码头。有的是准备上船的，有的是来接人的。

江中那艘客船的船舷上站着等待下船的人们。

码头上的人群中，有位与众不同的年轻男子，二十出头，着新式服装，最为与众不同的是他的头上没辫子。那个年代没辫子的大约有两类人，一是出过洋的，二是洋行里的中国买办。这个叫傅东晨的小伙子显得十分干练，同时又有一丝警觉，眼睛看着即将靠岸的客船的同时，余光却不时扫视着周边的人们。

客船终于靠近了码头，船上的船工将粗大的缆绳抛到了码头上，码头上的工人立即将缆绳固定在缆桩上。

准备下船的人们纷纷拥在船舷上，个个急着尽快上岸。

船舷上的栏杆打开后，人们争先恐后地踏上了船板。岸上的傅东晨不动声色地注意着下船的人们。

一个背上背着大刀、颇为英武的小伙子从船舷上蹿上了岸，回头看了一眼后，向码头大步走来，并迅速跨上了码头边上的街道。

那背大刀的小伙子显得十分兴奋，如同漂泊多年的游子终于回到了故土，又像初到汉阳的游客，对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和热情。

急着上船的人们有的开始逆着人流往船上挤。其间，一个三十多岁的汉子手里拿着把没撑开的油布雨伞，迎着下船的人流边往船的方向挤，边眼珠子乱转地瞄着下船的人们，但他看的不是人家的脸，却是人家身上的行李。

那个背大刀的小伙还在码头上东张西望时，一个背着包袱的年轻人夹在拥挤的人群中好不容易一脚蹬上了码头，脚下刚站稳，便充满好奇地四下张望着，好像这里是他从未见过的世界。急于上岸的人们不时地冲撞着他，他索性站在了通道的一侧，长出了口气，轻松地四下看着。

那个拿油布雨伞的汉子的目光恰好落在了那个年轻人肩上的包袱上。

转瞬，汉子转到了年轻人的侧后身。此时背着包袱的年轻人仍在忘情地四下看着。

汉子的一只手把雨伞举了起来，恰好挡住了年轻人的包袱的开口处。雨伞的后面，汉子的一只手已悄悄伸进了年轻人的包袱里。没有人注意到他的举动，在他人看来，这两个人也许是同行者，正在等他们的亲戚什么的。

背大刀的年轻人正欲向码头方向回身时，一辆洋车经过，溅起了一股泥浆，喷洒在他的裤子上，他不急不恼地对已经渐远的洋车微微一笑，好像告诉人家：没事，你走你的。他自己弯腰擦起了裤子。

拿着雨伞的汉子的手已经伸进了年轻人的包袱，随之，他平静的脸上露出一丝满足——显然，这个贼的手触摸到了他想要的东西。果然，他的手开始往外掏，接着那手上便有了个蓝花布包着的小口袋。那小口袋里也不知道包了多少钱，麻绳把它缠得左一道右一道。汉子自以为得手了，刚要在雨伞的配合下往自己的怀里揣时，却怎么也没想到那个小布口袋竟然被缝在了年轻人的包袱里——中间一根结实的线绳连着呢。这轻轻的拉扯立即让那年轻人感觉到了什么，下意识地边转身边挣脱。那汉子初时还有些不舍，最后见无法将那钱口袋从年轻人身上或者是包袱里分离，只好松了手。那年轻人还未及看清对方是什么模样儿时，瞬间失去重心，脚下不稳，一个趔趄跌入江中……